

重返街市

疫情稍為放緩，生活漸漸重回正軌，師奶終於可以多逛街市了。

之前疫情嚴峻期間，我每周去一次街市採購食材，因而改變了以往的飲食習慣，也比平時多吃了急凍食品及急凍肉類。如今街市已恢復熱鬧，唯獨肉檔生意仍然冷冷清清，近年豬肉價格有漲無降，不少市民改吃價錢相對廉宜的凍肉。我常去的街市內唯一的凍肉舖每天人聲沸騰，排隊付款最少等上一刻鐘。店內最初只有巴西、美國、西班牙、澳洲及泰國的凍肉、凍雞、凍魚，最近還多了來自韓國、日本、法國、英國及荷蘭的產品，品種多元化，顧客選擇更多，難怪生意火紅。舖頭在疫情期間由一間擴充至相連三間，原先由兩兄弟拍檔一腳踢，如今已僱有四位夥計，遇上周末及公眾假期，從早旺到傍晚



HK人與事 代恩

，令其他肉檔又羨又妒。

位於街市的角落，有一間不起眼的賣粉麵小舖，以往生意冷淡，疫情趨緩和，多了市民在家午餐，生意忽然轉旺，最近搬了大舖，兼賣調味醬料外，還每天售賣現包的雲吞水餃，老闆娘難得停手卻精神抖擻，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有人歡喜有人愁，我幫襯慣的水果檔，開兩天休一天已成常態，大嘆生意不如前，近來已不售賣進口高價水果。而標榜健康、價格昂貴的有機食品舖以及之前客似雲來的幾間美甲美容小舖，幾乎都關門大吉了。市民的街市消費模式多少能反映經濟的興衰。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改變了許多人的消費觀念及日常習慣，其實，生活就是一場隨遇而安。



自由談 木田

可能你我都沒想到，有一天「口罩」會成為你我生活中的關鍵詞和日用必需品，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我們成為了這次「全球大流行」的歷史見證者。

經過沙士的傷痛之後，香港政府和市民對於流行病已有一套成熟的經驗，在這種特殊時期，戴口罩甚至是不需要進行宣傳普及的防疫手段。香港此次的防疫對比美國，成效顯著，口罩毫無疑問成為了最重要的防疫功臣之一。這可能是東西方的認知差異，在歐美，人們認為只有病人會戴口罩，其作用在於防止自己將疾病傳播，而不是防止自己染上疾病，甚至乾脆覺得戴口罩沒用，起不到防護作用。種種原因導致目前國際疫情依然嚴峻，據在美國生活的朋友說，還

是有很多人戴不出口罩出門，而這也毫無疑問地又加劇了疫情的惡化。

跟「戴口罩」相對的便是「摘口罩」的問題，對港人來說，甚至推而廣之到接受或者說並不排斥戴口罩的亞洲人，如果「戴口罩」不是問題，那麼「摘口罩」會是一個問題嗎？疫情爆發至今已五個多月，那出門就要戴上口罩的日子也已持續五個多月。在這樣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裏，戴口罩是否會引發一種生理潔癖，令人認為外面的世界都是病毒，非要用口罩將自己和病毒隔離，戴上口罩便有無盡的安全感，沒戴就感覺像裸奔，比沒穿衣服還不自在。安全感甚至不僅僅是生理上的，因戴着口罩看不到彼此完整的表情，根本不需要刻意製造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離已在不知不覺間存在。我有時覺得口罩防護的不僅僅是病毒，還有我們的恐懼。

我們誰也不知客觀上究竟何時能放心摘下口罩出門，但摘下口罩的心理建設卻需要在這個時間點前做好。明白除「新冠」外各種各樣的病毒其實一直都在，關鍵在於我們的抵抗力；自信以完整的表情跟人交流，雖然我的牙齒不美，卻認真擦了適合今天妝容的口紅；戴上口罩雖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更關注自己，卻也讓我們看世界的眼光狹窄了很多，社交距離隔開的不光是我們跟其他人，更是我們跟世界的連接。

可能是我杞人憂天，人類適應能力驚人，健忘速度也十分快，這根本不是一個需要探討和擔心的問題，大多數人可能已在筆記本上列滿一整版疫情結束，摘下口罩想做的事。而這個戴還是摘口罩的問題再討論下去，恐怕就要變成一個靈魂拷問，非得就此打住不行。我時刻期待着不管是客觀，還是生理心理，你我都能瀟灑摘掉口罩的一天。

夏日茶泡飯

夏天的美食不勝枚舉，櫻桃、西瓜和蜜桃的鮮美，燒烤就啤酒的酣暢，蔥油拌麵配涼菜的爽口，雪糕和酸梅湯的清冽，都能使人瞬間觸摸到幸福。還有一款茶泡飯，也是我夏日不可少的吃食。



人生在線 梅莉

《浮生六記》裏寫芸娘：「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食芥齒乳腐，吳俗呼為臭乳腐。」看到這段時，我恨不得鑽進書裏，與「臭味相投」的芸娘擊掌叫好。

也許每個人的飲食習慣都能從童年的源頭追溯到。我愛茶泡飯，是源自愛喝茶的父親。夏日清晨，父親泡好一杯綠茶坐在桌前。母親端上一鍋泡飯、幾根胖胖的老油條和一盤五顏六色的什錦菜。父親和我們有一點不同，他把泡飯裏的開水瀝乾，重新倒上他剛泡好的茶水。看他吃得那麼香，我也想像嘗嘗茶泡飯的滋味，於是，父親就把我的開水泡飯變成了茶泡飯。果然不一樣的味，有一種淡淡的茶香。父親說茶泡飯能解油條的油膩。

這樣的早餐我曾百吃不厭，至今想起依然口舌生津，無比懷念。只是家門口很難買到老油條了，而什錦菜也不是小時候的味道，不離不棄唯有茶泡飯。

說起茶泡飯，就會想起日料文化，彷彿源於日本。其實這是古代南京人的食俗，據《中國烹調大全·古食珍選錄》記載明末秦淮八艷之一董小宛就酷愛茶泡飯：「冒董小宛

精於烹飪，性淡泊，對於甘肥之物質無一不好，每次吃飯，均以一小壺茶，溫淘飯，此為古南京人之食俗，六朝時已有。」而同樣生活在南京的曹雪芹，應該也是茶泡飯的擁護者，他在《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寫道：「寶玉卻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雞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茶泡飯最大的優點是溫潤清淡，還能解膩、清口、消食和瘦身。

我喜歡小津安二郎的電影《茶泡飯之味》，裏面有一對差異頗大的夫婦，妻子好浪漫奢華，丈夫喜平淡簡樸，抽便宜煙乘三等艙，愛吃茶泡飯。妻子背後總是嫌棄丈夫太悶，不滿意就離家出走了說去叫喇氣。丈夫因公臨時出國，妻子回到空空蕩蕩的家中。看着丈夫伏案工作過的桌子，摸着他抽過的煙盒，一個人躺在床上失眠了。這時丈夫卻因飛機出故障深夜回到家，等明天再飛。妻子又悔恨又激動。她於是下廚房做茶泡飯給丈夫吃。一輩子未婚的小津把這段夫妻日常拍得很經典：身着家居和服的妻子，洗手切菜，忙忙碌碌，丈夫跟前跟後，像個孩子般拽着妻子寬大的衣袖，提醒她切菜要當心。然後兩人端碗端碟，相視一笑，千言萬語落實到平常的一碗茶泡飯中。毫無疑問，這是他們結婚以來最幸福的時刻。小津想說的是，幸福其實與物質沒有多大關聯，婚姻的味道其實就是一碗茶泡飯之味。

最後的一個土司



如是我見 李憶蒼

沒到馬爾康之前，我看過一部電視劇《塵埃落定》，劇情都不太記得了，唯對那壯麗的景色印象深刻：藍藍的天空下，山川秀麗，峽谷深幽，沿山是層層疊疊的農田，構成一幅幅如詩般美麗圖畫。那時我便有了個願望，此生一定得去四川西北部看看，尤其是馬爾康。後來我讀了《塵埃落定》的原著小說，現實中那座屹立在梭磨河畔的卓克基土司官寨，既有厚重的歷史沉澱，同時也充滿了神秘感，它讓我的夢境因此而縈繞着神秘的氛圍……

來到卓克基土司官寨，它的雄偉壯麗並沒有讓我有太大的驚喜或心為之一震的感覺。因為這些都是「已經知道」了的。

其實卓克基土司官寨的知名度，即使阿來沒創作出《塵埃落定》這部小說，即使也沒有被改編成電視劇，它的名氣也是早已有了的。因為它與中國的近代史有着密切的關係，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已存在了好幾百年的世襲政權，卓克基土司官寨裏所發生的最重要事件，並不僅僅是「雪山土司王朝的改朝換代」那麼「純粹」，而是關乎整個中國的民主改革。這些歷史，今天的我們當然沒經歷過，更沒有可能親眼「目睹」，可是這並不等於我們就不知道這段歷史。當你來到卓克基土司官寨，這裏的氣氛，或許讓你感到「有點傷感」。但是你的到來，意義不在於「有點傷感」，當你站在「歷史的現場」，或許，你心中會浮起一絲「昨夜雲隨風雨去」的無奈。

然而對於已經成為歷史的過去，你的「親臨遺址」，除了憑弔，還能有其他意義嗎？

悲歡離合總無情。人生果真充滿未知數。這官寨的主人，卓克基最後的一個土司——索觀贏，他經歷了天翻地覆改朝換代，從一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變為一個「人民公僕」；從什麼都有，落到得將最後的一點財產也捐獻個精光，才能換來一身輕鬆的「無產階級」。

一個末代土司，在那樣的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他的順應潮流，並不是一開始就坦然接受的。在命運充滿變數的面前，他依然懷有夢想，依然不肯放棄他曾經有過的屬於自己的輝煌時代的希望。然而，在社會大



卓克基土司官寨位於四川省馬爾康縣 資料圖片

改革的浪潮之中，力挽狂瀾等於是垂死掙扎。他的掙扎與心路歷程，在他的一些書信中均有反映。索觀贏年輕時曾在成都求學，他懂漢文。因此他的《自我檢討》和一些書信被充作歷史檔案陳列在博物館或附錄在一些相關的出版物裏。

新中國不但終結了土司制度，也解放了舊有的社會階級，更在思想上解放了索觀贏。

成功「轉型」的索觀贏，後來在一九五五年「阿壩藏族自治州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副州長。當我讀着這些介紹索觀贏的生平資料時，心裏不無感慨，與此同時也想起了另一個與他同時代的人，他，就是中國最後的一個皇帝——溥儀。他們兩人的命運是何其相似。

從中你會發現，在大時代的面前，沒有什麼是屬於個人的；從歷史角度看，指向的是一個宏觀的現實。但在現實中，卻又充滿無數的細節。所謂細節，是內在的心路歷程，這肯定比看得到的個人生理想有着更多的細節，而且也更加情節豐富。

在卓克基土司官寨，我第一次看到索觀贏的照片，不由對相中的他注視良久。方正國字臉，平頭髮型，也可能看得出來頭髮是稀薄的，但眉毛卻很濃，眼睛又圓又大，而且雙眼皮很深。照片中的他，雙眼平視，目光柔和，這倒讓我有些驚訝。照片攝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那時的他，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可當我回心一想，也就不奇怪了；人生經歷過如此大起大落，來到此時，除了順應改革的大潮，積極投身社會，做好自己的分內工作，圖個安穩的晚年吧。故而眉宇間少了些許粗豪威嚴，而多了幾分寧靜平和不

也是必然的嗎？

我把目光從他的眼睛轉到鼻子，那高而直的鼻尖下的小胡子，修得又平又整齊，嘴角一抹淡淡的笑意，給人一種可親之感，真的，給我的感覺就跟一般的老人沒兩樣。其實他拍這張照片時，「文革」還未開始呢。即使他去世的那年（一九六七年），「文革」才剛開始，可他也捱了兩次批鬥，經歷了生命中擔驚受怕、孤單無助的日子。

參觀這曾經代表一個「王朝」的土司官寨，我發現我的心情並不能像參觀名人故居那樣，總覺得我是走在大時代的長廊中，在長長的走廊中回望，所看見的不僅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在這裏看到更多的照片，有索觀贏從年輕時代到晚年時期的，有他的妻子柯玉霞和兒子索國坤的（柯玉霞曾擔任政協阿壩州委員會副主席），還有松崗末代土司蘇希聖一家人的。關於蘇希聖一家的照片，值得一提的是，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為二〇一〇年七月，它有別於一般「歷史照片」，是蘇希聖攜同妻子以及兩個女兒從加拿大返回四川探親，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前的「留影」。

說到「出走」後，再回來的「上層人物」，另外還有梭磨土司蘇永和，也於一九八〇年通過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的同意回國探親，最後放棄加拿大國籍，返回故鄉，落葉歸根。這些曾掌握一方土地人民的生殺大權的末代土司，他們的人生道路誠然崎嶇，而且充滿變數，可最後終於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這也頗能說明，家國是長流在心上的那一條河，人一旦遠離了自己的家園，最惦念的始終是家鄉的一景一物，那是美麗而長久的回憶源頭。

品茶品酒不如品人生



燈下集 任煥

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和許多人打交道，可實際上鮮有機會認真地了解一個人甚至去欣賞一個人。且並非是關係「近」就能帶來更深入的了解，相反，真正的了解需要時間去思考、需要距離去觀察，需花一些心力讓他人和自我的人生建立起必要的聯繫。張新穎教授的《九個人》正是一本以他者接引、擴充自我的書。故事在書中只是片段化地獨立出來，假如抱着了解所涉人物之傳記故事的心態，那麼讀者很可能略感失望。不過這本書的可貴正在於文字敘述背後所顯示的，了解一個人所需要的時間、距離和心力。

把一本小說概括成若干個故事，一般是不難的，可概括的人卻未必懂得其中內涵，更不一定能寫好小說。同樣在張新穎看來，人物的故事應該是「多向度的，立體的，有很多層次疊加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一邊閱讀這些人物，一邊通過寫作展開自己的體會，可就算書寫完了，「我明白的過程還沒有完」。明白一個人如此不易，你和他的關係越近，其實越有可能花費更多時間精力，越

近也有更多盲點、容易失去耐心，抑或輕易採納了理所當然的看法。

書中講沈從文，要看他如何走出覆蓋後半生的困境。逆境之中沈從文沒有選擇直接隱退，也沒有像許多人那樣強調自己相對於時代的受害者身份，而是仍然找到一個自己有所施展的角落，進而「見別人之未見」。在理解沈從文的後半生上，更多是個體與時代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自我拯救上的思考。黃永玉說沈從文「很會超脫」、「超脫自己遭遇之外」，可猶待我們細察的，不是去評價這種超脫，而是體會沈從文能走到這一步，內心又經歷過怎樣的苦痛和思索。除此以外我尤其喜歡這一情節：一個如張新穎所表現的沈從文，怎能不更加珍視、看重創作，把人生的價值託付給作品，所以他會跟兒子說「你看這些文章（指《湘行散記》）很年輕，等到你長大的時候，這些文章還很年輕」。這當然是自信和自愛，一如巫寧坤讓我記憶猶新的話：「我的一生是一本敞開的書，他們由於猜疑成性就會隨意誤讀，但是文

本卻是完好無損的。」

而在作者與黃永玉的對話裏，可貴的正是黃以各種細節講述出來的心靈歷程，去閱讀，去體會他對人對事的理解方式，他所寫的書法「我認識的人越多，越喜歡狗」才真的字字千金，而不是一句輕浮調侃的話。黃永玉形容巴金在其朋友圈中屬於「人格中心，道德中心」，很多人找他聊天都是為了讓他「在修身方面做裁判」。而我們不如打開「朋友圈」滑動手指，看一看周圍是否存在這樣一個中心？能遇到最好，遇不到則通過閱讀也能打開交際。巴金的夫人蕭珊和穆旦本就是很好的朋友，分別十七年再寫信依然十分感動我們，感動這個書信被替換為水電煤賬單或者銀行信的時代。有趣的是，文字相比見面自然隔了一層，早年穆旦曾在回覆蕭珊的一封信上解釋道：「你居然發牢騷說我的信太冷淡平淡了。……我覺得我們有一種共感，心的互通。……我們雖然表面上在這條線也在若有若無，但是你別在意，在心裏我卻是覺到互通的。」



張新穎《九個人》 資料圖片

《九個人》的互通在於大部分出生在新文化運動之際，他們的成長和隕落讓人可在今重新雕刻其跌宕歷史與精神底色。尤其在品味被時尚牽着走的時代，好像什麼都講究一個品字。這本書兩年前問世仍一再熱銷重印，可見品茶、品酒不如品人生，只為真正地活着、活得有滋有味。